藥地炮莊

閒齋旻衎

春浮行者
蕭伯升較

藥地曰自到去久矣乃來画其衍裏鵬過寂繆述自夸其好天不立諸行而曰秩無不中是誰不被遼亂求真知者豈知此心之盲大宗師㫖果眞而天宗師猶是譏梡潛峰曰餘分花裂粒共余仁。一笑過來用托缽

藥地炮莊卷之三

天界覺杖人評　　極丸學人弘智集

三一齋老人正　　涉江子陳丹衷訂

大宗師第六

王荊公曰。一篇總是外生死而安命。

王文成曰。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然不知。不覺則遂淪埋。

羅近溪曰。論語知之次也。是知也。兩則正對照。從關見起知。非眞知。直下了了。方是眞知。

王龍谿曰。見在可知者行著習察。還其知之。

爲地知求鄉物還其與真要非拘局所方圓不自虛寂看講見垣然而定人生幾乎孔聞幾且定後世之行於不無內外至可坐臥橫外而為迷惑巧間新教成只為疑始關難過勞累判度與論起。不為物所卽為我處不為人惑亦為天處雖論難出翳葉費寶可惜對此劍埋潮月夜舞影中更成鬼蛋拾遺滌園築棧又有

不可模糊其不可知者滌玄去智還其不知不可兆攬良知非聞見知識而聞見知識莫非良知之用文辭道之華才能道之幹虛寂道之原無思無為良知未嘗無虛寂也沉守虛寂則異端矣有物有則良知未嘗無典要也循執典常猶拘方耳錢緒山曰從入者明出塞入者通出憂憤入者以自得出羅念菴曰聯才為上解悟次之蓋有殊資妙契而不知反躬實際者矣紹聞編曰多聞擇善多見識之猶元氣之資飲食一多相資者也懲咽

謝公炮製。正可參通一縫。各各狭路逢家。歷者更有一言累到不疑時攝聚般個從歌哭有分。

默智不學而能。正智便用不出。覺義此花。如鄭象曰。人生七尺而立常也。其知與不知。闇合與全信得。及真直饒信得。亦謝不長如日心不是心物不是佛天不是天到此瞭金出入皆成狀試此處未定則

廢食。則專科駿行倒衣之單方耳。對同錄曰。固達而知者。學而不厭。乃絕學者之飲食也。陽明曰。下學即是上達。三一日達矣。而下學所以發其上達也。張鄭兩曰。舉一以啓籍。籍。而執一。則迷也。事上中節。淡位歷然。盡人即天。如是聖門久可。

李洲洲曰。非知之爲患。而有知之爲患。所謂無知者。非木石也。只是理窮性盡。則見謝解亡。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是謂眞知。惟其有知無知之見謝解亡。所以時行物生。學

二十篇尾之三
知而論所著之
無知皆受用不
曾矣生成鬼神
隨空吹影燕毛
星點交調旁羅
隨分舉起觸處
雲舞知天知人
從俠謂何又況
午冕已乾尽概
花樂爛堅殺止
甘為所識好不
自在條有偷心
失者自身為法
森羅不妨雷雨
櫻宇盡映肖天
紅凡已而笑同
痛非知
樂業凡不知其
故何可養乎不

而不厭。

杖曰：知天知人者，乃天人師也。知天知人，豈天人之所能哉？惟非天非人，乃能天能人。於此知得，豈特為天人之宗師。

知言鑑曰：三知者，格天人，格內外，格古今。格邪正之總關也。諸家沿襲，誠道贊鼓，久矣。寧理物理至理，公性獨性習性，姑離合而言之，乃可決耳。心天無內外，物任法位，隨何惡焉。恐曰：無知之知乎？擇識之知乎？君之于相耶？士之于官耶？天人本無分合，執二執一，皆非

以知亂其所不知者。不以不知亂其所嘗知者。此眞能至鑑鍾者也。不能著生等衣而以我民湲潮。不能擾宰定當而以爲忘故遁者。僞然大宗師邪。斯斯條合。倚能知者雜能十年。倚不知者。至爲萬殺。以壹字患字當字宅字。剩宗眞字文王于剩從後不標眞其。而曰毛支孔子曰无妄淡也。大畜存也。語甚可疑

大宗師應病予藥。神在知。知在知。神于知。故。

孟子曰故而已矣。易言幽明之故。故是何物。

至誠默識而神明通之。則言有言無。言分言合。言共本。言自根。皆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

之。縣。解。也。不則言人言天。言天人合一。不落有無。皆行。名。失。巳。亡。身。不。眞。亡。知。肆。覺。矜。也。

知則不爲一切琦辨奧理所惑。而我可以轉之。不知則一端偶合。而他端又紛殺矣。實有

誠鑠。蹈、而膨、膨、恐、所、不、免。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

將謂无妄而行有覺必顯學問以言之斯智疑此眞知而定當否若有一絲疑是眞善知識歟曰有眞知有假知有偏知有外奈有內智有眞智而又言眞際妄妄際眞智定當否若難此機提請問青州布有知是病無知亦是病何謂無知之知何謂知而無知何謂知即無知曾定當否若是道不來且參上大人

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眞人而後有眞知。眞字六經不載，見于內經。許愼曰：化形登天為眞，妄也。古貞字即眞字。

郭曰：人生七尺，而五常必具，故雖區區之身，乃舉天地以奉之。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闇相與會，而俱全矣。

劉云：天之生猶言無無綿綿者然，資其所不知養守叢然，向上一見永不再見，斯其神識若無知然。

劉覺岸曰義旨見蓮花不生乎汙泥者乎環中詩曰蓮花與汙泥生小不相識須人還辨見者枯香山日向道春歸無覓處誰知轉入此中來習定當言莫言除久從頭起須信飛雲噴解人

石頭抽刀與石室室曰須得那頭曰汝要那頭作麼大顛曰若是麼風兒不向那邊試雲居曰了得那邊事向

所謂蓍也。知有所待而後當。知人用法。隨所附會。故曰未定也。

陶云物之所宗者道也。心之所師。未成乎心者也。不特衆生去來。是其影像。仁義禮樂。是其名相。知之一字。亦見孫逸事耳。惟真人然後有真知。惟無知之知能登假於道。然則無知之知。亦濟道之舟筏矣。而况於知乎。

集云子思知天知人。學者肩襲說過。莊子恐人錯認不真。故曰所爲者跡耳。非天之所以爲天。人之所以爲人也。不免兩橛。故曰有患。復轉語曰庸詎

者滑來行履天曰登假若乘龍頭狐尾。袍山曰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程子到此豪雄。登高不慄只是其在理法界不能入水入火。別轉一機。或問如何為他別轉。曰睡覺東窓日已紅。

郭象云陸行非避濡遠火非避熱與莊子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有何干涉。袍山曰眞以[illegible]山無

知吾所謂乎。吾所謂眞知。乃天人合一者也。故復以天人不相勝結欤。

愚曰。或以祖父兒孫。比道之於法。比空劫之於今時。乃拳影耳。抒人默會。此非喻可喻也。祖父生子生孫。遂為分體。而道則生之。而與之同時者也。且說無我。備物為體。因物則物。理物為用。本冥何言。

何謂眞人。古之眞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謩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格音於道也。若此

郭云。直自全。當而無過耳。非以得失經心也。登高

寒濟不求參三十年不必爲寬象解圖惡曰又浸殺又燒殺或曰入京謁主遣嬰使休得然存耶不日本不動處曰然則登假謂何曰五湖王化登時神仙曰是不出門亦神漫漫也曰不足道者而不自然愚曰且付下同參見。

孔子不夢周公徒得王者先迷

不傑言知之登至于道若此遠也陸行而非避濡遠火而非避熱無過而非措當故不以熱爲熱而未嘗赴火不以濡爲濡而未嘗蹈水不以火爲火而未嘗喪生

李湘洲云不逆寡不知其寡而逆之也不雄成不知其成而雄之也不謩士不知其爲士而謩之也

林云曰此下歷狀古之真人是渠筆端造化獅滚毬門所謂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洸脫人名言心道之習氣世人强爲配合注解何啻韓盧逐塊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音教）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

漢帝夢見金人
小兒被底偏啼
禪指眞出女子
定一茶一水閒
夢高瑞塵至人
與不應滿筈桃
于曠地蓮莫有
慎看半邊與孔
青壁蓮須斷割
錠作綫紙打筒
實後
自白曰李林甫
一夜數移臥處
擺床一夜之變
而不可得冑寐
為疑婦此難來
長夜之夢而不
可得何況周尹
氏之役夫發為
通邪而棄耶然

深眞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音尼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郭云息以踵在根本中來。機發于踵，常從極上起。

大慧答向侍郎書曰至人無夢非有無之無謂夢與非夢一而已。佛夢金鼓，高宗夢傳說。孔子夢奠兩楹，亦可作夢與非夢觀。

劉云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學諸之流。蝦跳不出斗。

譚云其息深深四字。仙靈秘典。上眞形體如見嗜欲深者其天機淺。骨髓名言。人人自愁墮落。

李贄曰。若哇者飲食在喉。吐而出之甚易。

則一斷潮夢可世間於人所能受享也愚曰性。

補濤曰有將一覺到天明不在床上不在地上道在甚麼處將謂齊齊一切消息無夢無想至人公麼愁曰淡淡、

湛然曰北人還有往來麼若無往來豈能往來若有往來誰是往來若往來豈保老兄不歛在。

植真務曰夢者人智所現醒時所有如既絡之馬臥則逸去然經絡過即脫亦馳其神不昧反來告形離形之物便通前後所更奇者我爲汝夢汝爲我夢不間二形或游千里不必相與應在數歲或關國運或驗道心然則夢可如神而以爲不如醒時失其解矣

古之眞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音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眞人不距不拒也生死一如也

或問莊子當五代時遇藏王王將素喉剛南泉作那個曰道裏難不得他只如森祖思遶擊道莊子當何如耶且莫下語樂一公案看皆對看國王斬歸于尊者頭王對何落享賓曰作家君子因甚斬落大雲曰玉八郎又

郭云。與化為體。冥然而任之。夫一生一死耳。又轉云出入。云往來。云始終。云受復。總歸于不以心捐道。

不以人助天。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頯。去軌反凄然似秋。煖音暄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故樂音洛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崔作失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音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

恁麼去千嘴口一無背一無頭二俱誇好手何處不風流你道是適人是自適

志士不忘在溝壑與若然者其心志有判否邪南泉十八便解作家話趙州十八便會破家話將謂若然者是作家話耶人間世致命隕身者是破家話耶烏道鳴弓萬里只要孤劍去千丟不作兩番看道藏只大覺金

者也。孤不偕。古賢人。務光。黃帝時人。耳長七寸。尸子云。冀于名鉏。非于名弃錄。司馬彪云。申徒狄。殷人。荀于載其負石沈河。猶。朴貌。

郭云。凄然似秋。殺物不為威也。煖然似春。生物不為恩也。喜怒通四時。不用喜怒。消息元化也。與物有宜。無心於物。滋江曰。能與能奪。能殺能活。如聖人之用兵。又轉一語曰。藥通物。未忘物也。有親便有疏。趙州云。老僧使得十二時。故曰天時。非賢。吉凶與民同患。故日不通利害。非君子。

高忠憲答劉總憲曰。現前道理極平常。不可着一分。怕。厭。意。思。以。害。世。教。不可着。一。分。不。怕。厭。意。思。

仙為孔子。然則黃庭曰。泥丸之中有眞人。亦是華嚴毘目之別名。正坟宅飛升。自牛車上化城耳。且問如何是賓所。

徐顯曰。羑里陳蔡不夾者天耳。于長用騷擲之徽。倒置如天乎。身外七十不得為盧杞中。直西山惜之稀。縱不學諸葛觀。而以湯陰儀趙王倫之侍中。豈巨辯誤之職。役夜幸殿世則令天下

以害。世事有殺身以成仁。言仁者之志也。未見蹈仁而死者。言仁道之大也。

集云其心志。志字虛用奇。謂不可得而窺測。惟有一志耳。其容寂。雖未到夫子燕居之容。覺淇淇之味、淺矣。其顙頯、更奇。與前息以踵相照。猶文王緊艮云艮其背。即繼之以行其庭。行亦踵也。其其與賓可思。

王季重曰。可以死可以無死。蒙傑知之久矣。死而不足了吾事。則無死。事了。則死還其死。

王右攻曰。夫非无妄之所能免也。西門子之達。非

必至人。又非咫
家徂肆之設餌
也。笑翁曰。聖人
無成虧。妙在先
幾。風颳無所觸。
竟論禍福。醫頭
一吼。華亭覆船
知者忘言。原非
世諦。不知則衍
張般。還與壯。了
新天否。聞齋曰。
春雲秋露。與物
有宜。自適適人。
香蘋第一。
寨地吟曰。啓尹
原隨聲歐。卜
居剪間。孰能余。
濯纓濯足。還漁
父。一笑盡浪去
不言。莊子未化
蝶。只應問一本

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大喜者。所
以享其无妄之時中也。
杖云。以身必真。方是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若狐
不借諸子。個個是菩薩。於大千世界。無處不是他
捨身命。度生處。知此正是自適其適。能役人而非
役於人者也。生殺在乎。不隨人腳跟轉。真用劍刃
上事。
愚者曰。適文篇中。所言聖人與物推移。鄧析平之
言也。知之而致命于其時位。又何嘗不自適耶。莊
生戰國發歎。定其嬌然也。身遭昏亂。歷盡坎坷。忽

一適交象。兩出稍誠之至。卽是素遊息彩。有見其莞爾而笑。鼓椎而去者。取杖人以王于莊子展于。供養一堂。其適人自適處。譆知其莞爾而笑。鼓椎而去耶。忽嘗舉齊娥碑似屈子。艸叢眞酒狂。實似莊子。陽坐位帖似孟子。亦是自適文。誰知其莞爾而笑。鼓椎而去耶。

諵麗公雞豕之歎。果然先義。不嘗以食事人。饑而

噫矣。木樹扎竊。倏然何有。鴻漸鵬怒。不妨支離。

古之眞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謷音敖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悗音免乎忘其言也。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于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于丘也。而人眞以爲勤行者也。故其

一與不一。原自如此。搭地離之。使人尋粉箱枝。了枯樹世草復活。一任花開花落。栽樹那忌取賦。

因香開酒謂之眞人。必則天人師在何等時已。乃其宗人了生如將渴有生死。可了與無求死。可說者誰堪作宗師。願吞公口。既不能擬道而去。又不能盡違爲者。只得放開眼孔看這累劇。

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也一。與天爲徒。其不一也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眞人。清淵淨意。與乎止我德。正容悟物也。悅曠也。日擊道存也。似世。似世法之所責也。連閒者遠深巧削也。

劉云。以刑爲體。最是入用端的。如金制木。禮爲翼知爲時。皆不虛造。好之也一。只是純一。

唐云。無好惡。無同異。無天人。故觸然而眞。

小修曰。刑爲體。殺書安居也。禮爲翼。隨順世行也。

譚云。刑禮一顚倒。先王用刑制禮初心。被此老覷破矣。看雅毒眼。殺字上加一綽字。便見無厭足王

頭緒頭互相推排鼓粥飯氣撑撐拄拄依舊可憐生也一種時命大謬譯生草裏畸才不可忍中庸不可能見推敲于桑之元與他大叫一聲

近日特地處魚于陸而復放之江湖以自為恩於今之以函忘

妙川。郭云。丘者所以本也。物各有足。足于本也。付羣德之自循。斯與有足者至于本也。解雖明白。恐非其本。此喻語。不作喻說。許道云。姑敍山。隱夯丘。其次山崑崙丘。丘喻德。山喻道。許乎遠曰。南華之言不可泥于常調。疑者闕之而已

集云此形容眞人之全體大用也。其狀義而不朋純用乾元何處着肝膽血性等字。妙在說眞人似說朋陋人處。入泥入水。秘寶顯權。正于似處描寫死生。命也。其有旦夜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

立竿者水來而魚依矣倒竿者又淡彰登陸矣安得不譽堯衞以化其道。一化之所待特以化其道邪何爲擬倒刹竿形倒影于非眞知化者即一切是化何待之有夫道也而造于物之所不得遯本自然忘而用又況母乃非任者所以形化歲乎養雖未引于過曲數校尾登亦是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但請

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眞乎。泉涸。魚相與處于陸。相呴吁音以溼。相濡儒音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淡藏禪金錄曰。愛惡懼哀。厭憂戀樂。只爲偏曲枉已。故至道妙理。皆成大病。

譚云。不欲割大宗師。以道之一字。贖心托出矣。

元公曰。此道不化久矣。界者淪斷。擬高者墮莽蕩。

野同錄曰。人以五行生。即以五行死。道以六根賊。亦以六根用。斷不得。恃不得。縱不得。中和中節。本自兩忘生死日夜乎。常極矣。至誠無息。即道逍遙遊。

智相。大學以聽訟結知本智證傳引易別用獄正謂貪王無事甲裡自謂變化忽經臺鬢計事兩志任何處耶蘇州云曉安公案故汝三十條作道莊子農宰還得已麼。

造語造意即造造化作道深闢曾讀深悟也未雖然只一訂究

徐汝蘧曰。聖人無意識而有仁智。無知誘而懷道濟者也。知天命。則知吾身原無鳳鳥河圖也。化矣。正曰微顯無間。皆天命之流行。聖人統天。始終條理。所以無壽世之生死也。豈徒達士快語以不可知。自委。而賢。予。乎。賢才好學。衆人當分。不欺則安命矣。莊生偏顯其氣。故作此四種形容耳。常理腐而厭聽極物若其動蹟虛空則枯而荒惟有生死于人最切。故提生死以化之。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

三十棒少不得
藏身處沒蹤跡
沒蹤跡處莫藏
身。果可藏耶。果
可破耶。
曾知吾身之逝
于地水火風乎
曾知若天之逝
于无際矣淵乎
曾知太極之遁
于馬毛龜甲乎
此物之所不得
遯而皆存也。且
道因善一化。如
何分別。不將入
水則乾。出水則
溼。出水之溼不
問。入水則乾。是
誰見之。
或問道。曰。道在

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繫而一化之所待乎。

郭云。青生死變化不可逃。先舉無逃之極。明必變之符也。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天地萬物。無時不移。今交一臂而失之。在冥中去矣。不知與化爲體。而思藏之使不化。則

何處曰。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曰無首尾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或以雖逝或以雖逝或以中庸逝。孔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孟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設有眾樂以問孔孟者。吾知孔孟於然不答。或問程子。程子曰。賢是疑此而問。是採難者來問。德山慈談曰。花至春開。紅紅白白。問此一切現

雖至淺至固。各得其所寓。而無以禁其日變也。故夫藏而有之者。不能止其逝也。無藏而任化者。變不能變也。故無內外。無死生。體天地。合變化。索所逝不得矣。此恒物之大情。非一曲之小意矣。

程子曰。死之道。即生是也。

朱子錄范文正家書曰。千古聖賢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後事。一身從無中來。卻歸無中去。誰是親疏。誰是主宰。既無奈何。即放心逍遙。任運來往。如此心氣漸順。五藏亦和。藥方有效也。

永明曰。有力者。無常之大力也。故莊子致慨于藏

破與老莊自然何別曰者理如何容得自然曰天地間事皆謂之不可思議耶曰知者通其所以然是不消思議述者不知其所以然是不能思議思者曰柏梁泰上收科似正遇其君縱太平

宗鏡曰從生至死念念遷流逝水藏舟宵前遷謝僧不覺無常之祖相為能攜不惡之密從匝知方寸行走者

山仲尼興喟于逝水了本旨者念念恒新物物各任相因而不相到即不遷也

劉云兩藏守巳怪又夜半又負走何其奇也身心之際淡而復淡所失多矣藏之又難遊于物之所不得遯達人大觀

李湘洲曰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生不可求死不可逃何如任其去來而無所藏之為得耶

張二無曰一日未死誰能以死自休一刻未寐即須一刻茶飯聖人文以禮樂正為萬世調劑飲食而昏藏其生死之幾始也向上一著口挂壁上

耶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誰知有夜半負走者耶。憨山曰宗師語句句活學人作死法會便句句死。一蓬曰變作無實法矣便念念活究竟如何是不得迷而皆存者亡矣然夜半負走。生死是生死本求大涅槃亦生死本然則如何得出生死曰望梅止渴擊瓢變薪。小修曰知止其

正曰。空論以無所得為入空入有之方便則一塞為何物耶大智度論曰體理原妙衆生自粗惟智用心即妙通玄曰直下無心即出生死惟悟心自本無乃出乎出生死之生死楞嚴之攀緣生死與識精元明兩俱看破方知過緣即宗在智用耳不為分段之生死所惑豈復恨生而愛死不為變異之生死所惑豈以嫌起滅而廢當務乎修多羅以神表法而會于惟心事歸一定則過去未來無安排處現在事圓理畢不起一念矣即是三際俱斷杖云此莊嬰點醒生死人情使之返已知宗而根

所了知生矣然非可強止也故曰以明且知以生來丈夫爲關是恐人強止非所不知者耶笑箭目求見強而不止。

試問羅漢以入生衆爲破戒菩薩以小生叔爲破戒乎三如何衆得所聊冈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分悅紅塵黑雨邊聲聞且閑重下觀有盡無者是

忘于大道也夫塊載我以形又從凡夫分毀生衆上頂門一針。這個我宗可悲可痛自巳七尺惡造物驅之全然作不得主故歸于塊地安之曰善我生乃所以善我衆悲夫有道者我載造化不靠造化載我範圍天地曲成萬物拈來便用何勞之有不知老之將至造倒甚麼不說斷滅枷日日萬年息倒甚麽是以復有藏舟之喻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

何物耶莊子言不死不生又言善吾生是兩重耶一味耶意須著眼勿透慢雲

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將謂是有情有信可得不可見之本來轉語也一說幾多深身於三億二種光明山以深身最大精既是法身如何有病有疑始者孟

點竟日學實深者以透過於中

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于上古而不為老狶音喜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即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音丕得之以襲崑崙馮音憑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霸傅說音悅得之以相去聲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狶韋即豕韋氏顓頊大彭之後夏封于豕韋番宋彭城氏并謂神學也維斗北斗運四維也堪坏一作堪以崑崙神名堪輿宋言崑崙為山是其意也馮夷水神即傳無夷山海經禾夷樂南為逆一也肩吾泰山神名禺強北海神名

瑤池致而雲門反只爲病不知透過赤身了令作麼生到此款水冷暖自知不著問別人問別人則禍事也莫恣弃曰本色衲所關着向上一字早好學而味宗旨云乎哉甚者得之宗師一語最緊要者本飲錯要恰成盡而却何依移窠臼不供作融宗耶以李通玄前否索截所表觀之附於于活說到今八修王

瑯琊西王于王母圖名穆傳西王母其國君也山海經言西王母狀勝虎齒有尾彭祖鑱錄傳說星柢箕尾則後人名之也惡謂飛于撮拾暢其意耶其名在真事。半真半假其音則所謂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惟心所造其理則自古以圖存者矣。

程逈曰。邢子謂道在太極之先者非也。太極與道不可差殊。超乎象數則爲太極。行乎象數則爲乾坤。太極大中也。無方無體。因陰陽倚而中。乃見也。

邵氏曰。心爲太極。未嘗動靜有無而未嘗離者也。

潛夫曰。皆心也。皆氣也。皆理也。董子謂天地間氣化之。淳若虛而實。張橫渠曰。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謂虛生氣。則入老莊有

天下地大一[illegible]
佛道聖賢各有
國土常在宇宙
間但非肉眼所
見。
答曰未嘗見蔗
于在貧知饑人
多而智士亦藏
用于愚亂世術
鬼鬼亦心造故
什放一着與然
遺香熏耳不然
而華嚴得與六
經鼓掀散遊而
玩玩而戲風月
天花動鬼神常
皆遊戲三昧也。
亂于說諸其誕
動引鬼神亦彈
血之遊戲三昧
也顯其人何如

生于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謂物與太虛不相資。形性天人。偏見生滅。豈悟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此實論也。夫彌兩閒。體物乃見。惟心亦然。體。物。而。節。度。見。爲。道。器。不。可。須。臾。離。也。莊子正以虛無爲反對之藥。而歸。宿。于。極。物。耳。太極。亦是孔。子。創。說。而隨。即。泯。之。于。陰。陽。中。表道管。性以貫仁智百姓之用。尚不執一。豈執三。乎。羲圖秩序。物物具此則也。知。極。知。節。變化在中。聖人生而知好學。循循遠近。格致會通。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中。故時。出。而。用。其。極。焉。學者定志

馬見尾而不驚譁入北定義問討侍答兩所謂也一何住所或執後或說先或說方或執無或說一或或說中央何生民無實並隱無中無況超矣閒矣書士曰執超爲閒而不明其中之狀序除遲是安能甚苦生蚊之禱意邪于公曰心收理三耶一耶道釋性三耶一耶信心銘日二有多隨二一無爲教信夫愚

一心乃能復見猜入研極乃通參兩貞一之故不受惑亂諸子以兩求三回挑剔聖經是中理効適阮霧霧曰儲泳云生神于陽成形于陰鬼神造化皆備于我知此則知鬼神之情狀十仙西禪人定是出世法也佛于聲聞緣覺之上斥小褒大雖分五乘五教三界十界究一心也圓滿菩提歸無所得種性差愁其缺少耶法住法位止有一定隨分自盡今時之乖明矣或爲貪痴所昏或爲好奇所炫寸木岑樓空花亂墜幾人能具超宗眼耶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漉始應知

曰避不得。
玄關氣發曰四
大性自復如于
得其母日間混
沌生兒謚父者
誰。
鄰曰生不由于
已為而為之曰
傷其與生矣所
傷曰歸盡所得。
武十三得得個
甚麼。誰向觸懷
明鷹嘍。証勞蛤
蠏叶寞蛤。
罷還問也不從
畳船開窓望天
便覺爽快此宗
無詩何亦無一
恭與人爲詐比
漢武殺神仙者

陳大士曰。檽可為飯為酒。而烹煉成青碧珠。可為瓔珞。米之本來原無瓔珞。而可為瓔珞。謂必為瓔珞。乃成米之蠹。則又說之難持者也。

或問十三得得仙耶。愚曰。漢志老莊在道家。神仙在方技家。別玄牝耳。守尸鬼。寤犬乘詞之。聚氣所伏。氣聚終散。自是外道。朱子注參同契。亦以別茅無熱于養生。良行行庭。坎離交濟。宇宙身心。同具此理。何分于因物付物之大公耶。已一炁生矣。何用言之。其實生即無生。養身養德。無二道也。淡者欲。少嗔恚。陰平陽秘。恬愉自得。非致中和之湯引

也。非好神仙者也。巡東海遇人仙花見大人其述類飲獸云。嗚神仙而飲獸者是寓言耳。蓋雄才大略無可發揮。特假此以遂遊萬里今張海外曰當今學術作神仙之邪累曰近學以必內見後覺暗者不啟人釋故以不字技請普藏志開學繁瓦非被不達其中我輩

尸珠臨經昔花受玉檢觀摺東

耶。東坡曰。聖人清明在躬。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則志勝氣。爲魂。凡人昏于飲食男女。則氣勝志。爲魄。此確論也。或問因果。曰。似爲因。飽爲果。喫爲因。饑爲果。切近可見者如此。則幽遠難見者亦然。一不離二也。佛曰。惟心則有無矯亂之外道。更何喙哉。莊子曰。議止于倫。物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千奴百惟。豈能廷哉。以俯仰遠近之條理。揚變徵統類費隱之大易約本差別全明。更何疑哉。稽在自己。宇宙皆爲吾用。爭奈神明者少。又不好學。虛生浪死。衆衆而已。與言公理。則厭言禍享。則喜。直

藥不如莊
門王德元亦書
心藥為讀則易
從為此則難入
又如之何。
吾聞道矣有女
偊函反厚多少

好內剝蔽從攝
蔣價出郎介七
發九轉，一總林
紋貓忍乎退我
作于券只與一
斷讀餌。
徐父長日莊周
輕大生聽述古
無比何為數論
貴生大叉大數
乃知無意貴哉
對實其際身設
旨不備此中有

告之則不信、神奇之則驚、其將惡叁四、蔽以茲新、

鼓也歟。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音禹)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音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

高上笑翁曰米世以無言名高者知之不文長是論豈可自已雖耳與形當得輕生死否不實支盡輪心一吁說輕生死更是認不安得不以生死為大事耶未過攖寧莫究莊子旨知見獨從然即是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之根因耶直在自己打徹耳子孫成寧副墨洛誦所實事其它關重然家數作祟矣

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于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毁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青烏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郭云自然之理。階近以至遠。研粗以至精。故七重而後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

劉云攖者外榮寧者內寂。已是杜撰。其下益見得

不見當囊曰嚴禁贅驗切須忌口。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故不四面八方來直打連架打直饒藏身大悲院裡喫會去須防同括賊反來打破你飯栝栝。關關關曰鬧出讀書者一段時習而後的光景只是撰出許多名宗旨話條作窠臼且閑論鐵網此九句中甘苦不歷界斷

意。前無古人。大槩不出面目眷予。妙在子孫二字。唐云。外天下。外物。外生。次第亦有謂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即死死者未嘗死。生生者未嘗生。龍谿曰。無所住心。則無生死。蹤聲得其能一。則生死一矣。

副墨曰。世棼攖擾中而成大定。所謂不壞世相而成實相。豈與斷滅種性以求成者同哉。副墨。書也。洛誦。言也。瞻明。視也。聶許。聽也。需役。行也。於謳。歌也。玄冥。漠沉。參寥。空廓。疑始。疑其始而未始有始也。言道得之語言文字。而領之以心。會之以神。則

經手買貨二千年來攝雖除長城表大衛騷陣大河淘沙倒尾關恩日是苦是廿。

進山主問修山主曰明掃生對無來之理何故為生死所流轉修曰箭非竟成竹去如今作箭便放進以放後自得在修日上牢作監生進指凡這裡是監院我這裡是真珠房笑曰監院房真裏家如何見得來師無生忌

已之朝徹而獨見者也。

譚云後世縣儒便謂有聖人之道在。何用不爲。莊子專埽此一着。

袁小修日仲尼不詳言生死。而諄諄言心言事。則不必求出生死。而生死之理在其中矣。

杖云此中原無次第。而人於此中又自有次第之累。於此次第指點之。正不妨與教義相參。直下勘破。又不妨如宗門頓悟。莊生於此又露出內秘外現之手眼。攖寧疑始。安名最奇。此中便有亭毒含靈之妙。又云見得疑始透。而無有無可疑。又何

日攖。子之所慨舉戲疾窓門人舉寫夫子之空空心然也常時嚴息書時斯誠然猶有覺覺則輪刀措念何有絶心然着有驗者矣則爲念皆伏一二切無所用矣待摩室中一指以病而臥爲人解黏釋縛勝似諸千卷經杖人嘗曰吾病只是三大患人不見背十餘載川人之行與其言也第舉地脫已三執

次窮可闚乎此神于推原使人恍然自悟也又曰妙在攖而後成只此可會通內七篇旨趣外天下可通逍遙之堯讓許由外物外生可通齊物之喪我朝徹見獨可通養生之薪盡火傳無古今而後入不死不生可通人間世之無用爲用殺生不死生生不生可通大宗師之天人不相勝無不將無不迎無不毀無不成可通應帝王之虛而委蛇而未始出吾宗空其爲大宗師也又曰於謳聞之玄冥逍遙之南北二冥方於此點睛

愚曰攖寧即動定文王八卦艮震環冬春而序卦

諸狀悉破。乃頭頭須安該吟澆。始轉閒中一笑。且如德充符。扮出殘廢醜。大宗師。扮出貧病死亡。看此者。開而無事。歷正恐蹁躚。讖與五中曰。冬少波瀾。此段陽而無事。禁散曰。但得于常無事。問祀。猶是究實。大談斥破無山想無形謂病招之口。更有事任笑竹曰。不是至此間不得請再些看。

爲震艮。大學艮震中庸震艮。此動靜生死之幾。終月乾乾。反復道也。曾格致否。疑始無始。過反復關。乃能不惑。而享其本無動靜生死之天。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苦羔反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音縷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音勾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戾也因而音戾接從參可音沴其心閒。古閒閒通而無事。跰躚。音駢音先而鑑於井。曰。嗟乎。夫

巴山曰。灰則不必優爲勇亦何取思不出素位。正命得所。前息不食言。聖賢豈稻詩。學編疑了義。亦是吃緊語。適菴曰。生死還生死乎我何與焉。自了故春風寒諸亦可備體鼠髮嶋物。大檮觸蛭蛭隱峰與性空。狂作一場頭。生死本來一。不隨年文錢丹青更金碧此避休弄言。古古曰。余釋青正。命瓦化卵伏誘。一

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勿贅。如贅瘤也。跰𨇤。病不能行貌。拘拘。攣曲之甚。

劉云。餘意有平視造物之意。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古今名方也。跰𨇤鑑井極妙。畫意。予豈更駕哉。超甚。

朱震青曰。泰佚三號。求免怛化。原壤登首。終是不倘夫朝之必久。衣冠佩屨。下去其體。即動靜之大

江瀛牧唱。一者合說歌知不知爲謀。而耳作樂識但圖心無累。哀爭亦何補。假弄大虛空爲君當門尹。招火無主魂爲君究都匹影略陰謀飢。歌後且吞吐佞甚可憐生。死避自邪許且問三死。誰窺深處。急已避不得說彼齊川善生可窺聲嘔因蕉鹿以香炙即是評焉。余登更爲哉忘矣一死。採行市人。生者亦

觀。覺之必察。父兄子弟。各遂其天。即聚散之極致。適來自當。適去自順。而且歌焉泣焉。學者先。明歌。哭。與。慟。生。之義。而後可與究。歌。慟。化。之神。

杖曰儒者以修身爲本。至能易簀啓手足爲全而歸之。若莊子則以外生爲宗。即天地覆墜。不與之變。攖而常寧。疑而無礙。彿淡未來。乃有創見。安得不謂儒宗之別傳乎。

黃貞父不信易簀事。謂曾子一生所行中禮。必不至此時而易也。形容者烘染耳。愚曰啓手足。亦是賣弄作家。彼比干者。爲不全而歸之耶。言外生以

衣水滴瓦甕恩者曰。少實弗。養生主安時處順之縣解。大宗拈來重新解過杖曰。阿難於綰巾處解結何如摧倒門前刹竿

無以物卽是非吾又何惡焉然則此造者何以鼓發者夫驚曰月本不食。鼠肝虫臂。亦具御于頸中。只是不能逕撇謂曰又將奚以汝爲來生事。眞是花然則今生之緣

養生。言無生以達生。不過生于憂患。雪上加霜。以奪爲予。夜半烏雞帶雪飛。亦神馬鞭影耳。黑豆眯眼。遂作異見。過牢關者。了知此事。卽忘其知矣。若矜了悟爲能事。何謂縣解。

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一作惴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

生滅太緊如何覺聯評曰最的造化自有神道生中之妙且道叟引溪所云未生前皆在裏許合此三句那一句是捺子泛掏恐因此

劉云本是評之無緣作病衣結六字褒治酒脫虛曰此須淺滲泊耳一部莊子只是覺而寐音爲祇病假來問安馬曰日面佛月面佛你道參泊得動麼恩曰緊語過耳

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一作捍

劉云：又以前偉哉爲咄者，語發明陰陽大父母去來順逆，不惟作末後一投語，未生前皆在裏許。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

重林曰：善吾生二語，眞前盡天下遽然冥覺。

何玄子曰自有好進者而知足知止稱焉有輕生者而養生稱焉有食生而無生稱焉聖人常享其中寘升不息不驚怨而為怪起於無異異則息也

論衡曰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轉久矣梁木之歌猶嫌叱避

陳文烈曰無生者發茶也達生者茶酒也善吾生一貫之飯盌也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音堯挑反）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

至于其求莊子逍門曰賈生鵩賦造化為爐陰陽為炭還明莊子太史公讀之爽然自失只為自己一場躁若謂此輩書索然刺莊子何曉曉難多少人被他瞞過

譚云如任定公先景千古更無二路他山曰爲歌不可與何繁痛哉斯言不能奇不樂曰

到係的數要迷的確打趣異甚豈一籌不及被人去後無可與語學以稱為樂耳渠要眼為方當年日猶苦甚歡自以為悲而閒者悲而孫學感情不消身入處囊以琵潘戲人乃為其下而世間其沈命今吾師已往加額千載謝覺猶詫為勁也傳曰徒哉者又生生者不淺其言可謂信矣附出氏說歌送監禱求覓

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家語曰，曾晳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可憍浴沂風雩，是禮意也，而狂者專襲其倚門而歌乎。

須云間狹之外，復出此一段，奇甚，若徒謂邪，必淺矣，從夫子聞之，盡出編曲鼓琴於子貢之前，又從

一聲歎。
眯明瑯曰子房書學礙權興其不同象人根原征學禮二字左出設凡漂母知禮意與下公同為仙人情轉信不如子房頓悟耳休那曰孔了學識于老聃求子說出方外為孔子寫出聲心不見孔子呼子貢曰眞我知也夫子亦可也簡故斷一串穿起術成別傳方信自古以闕存師是講仙不敢之

招魂卑蘭衍爲嗟來之歌乎分宋玉半坐至我猶爲人猗且悲且笑此直自得非隨人後踏步者

正曰主靜或撓于勢主徹或泥于貌惟至誠無成位無定時無繁簡無拘放中庸所謂致曲與從容一也登天遊霧正是顛實揚休養生送死莫安于禮其意在此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

其方。愚曰遊。處曰假于異物。便是窮發地水火風之論辰翁曰迂曲哉不如名山大川。還于古英靈之氣一何快當。陸[illegible][illegible]曰生也附疣竹也瘤癰奈工消[illegible]故常空虛遺其耳目得之言其大小鼎須知方坑徹權淀散殼[illegible]偏盡勝鏡作泰然然[illegible]吳而中之體。莊大力曰。所謂空短處長乎六

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音)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郭云理有至極。內外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于內者也。未有能冥于內。而不遊于外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弘內。無心。以順有。故雖終日釋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幾而淡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及神。世情之通累也。是故莊子將明流統之所宗。

至于其大劉
將之數等使均
亂疾自旦發夜
壁事種種而後
可至設坐而待
之必遙遙而難
侯也夜而寢則
一旗而已矣六
騎之久而一驗
則小也短也其
縱觀多則長也
生猶者夜猶夜
夜之長也豈得
而長之哉不得
而短則其短也
甚矣哉昔日以
老而生而適得
耳概為中極已
蔵固乃画聚驟
門。
劉曰孔子使子

以釋天下之可悟。若直指孔子，世或執所見以排之。故超聖人之內跡，而寄方外于數子。宜寘其所寄，以邈其遊外弘內之道，則莊子故是超俗蓋世之談矣。

劉云：前兩段問疾，一言疾生之變，一言疾生之理。至此乃疾，獨言所以不疾者。

月峰曰：禮意猶闊，阮籍謂禮豈為我輩設，則太放。

滑艸曰：禮運云禮本于大一。伊陽俗曰主一之謂敬，忘敬而無不敬，是禮意者，知止而大定也。

濟歸曰：老子言禮與儀為類，孔子之禮不與儀類

貴少桑户而子貢獨問畸人。是何旨耶。貪富不能得道。而人長之以始立。道窮一篇乃以生死[illegible]人[illegible]之說[illegible]矣天命之說不然矣[illegible]不可[illegible]莊[illegible]何[illegible]故[illegible]皆于[illegible]以[illegible]史[illegible]孔子[illegible]于貢[illegible]而後彰余嘗笑之今乃歎曰。貨殖傳直足以了生死。是真天命也。子

杖云。此夫子解其德意也。原始反終。故通晝夜之道。而知死生之說。朝聞夕可。猶有疑耶。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陶曰。池沼江湖皆水。魚造水而已。方內外皆道也。人相與志道而已。畫定內外。豈通方哉。

貢億則屢中，是其畸人也。請問其方。曰，佛入天龍人鬼而儒人皆倒矣，未然者誰能要毅一到森兩之門。畸人發振心，是而口挪之，寔非而視飲之謔笑，致者錢亡安賊耐盡不至又欽希蒙飲耳。笑賓民到此要須其默皆知兩個亡羅皆是當下悲心者矣。杖云佛頭似棘人斷處說合，又似軒細兩處斷。

正曰：統天御天以養人者，聖人也；竭人侔天者，君子也。畸人侔天者，狂狷也。人先不肯學道，反乎以聞道爭，戮爭，畸，則又不肯志道，尹諸稀正，希累多心。

杖曰：李禿翁未嘗以才識勝全乎人，杖人獨以三字全乎莊子，次則孟子也。如曰丘天之戮民也，千古上下，誰敢用此戮字加於孔子。如曰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君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仇，惟孟子能言之。無此等手，何能殺活鼓舞。

愚曰：莊勝小，孟子勝大，使莊子見齊梁之國王，則

通此喻人者始天人之小人亘劘者若進于此首孔子今日纔提敢也二語同宗旨叢其為一狀前道。化吾寢曰夢易夢而覺深使之化其道曰無易此縣之至耶將參此天之莫耶夫化者日化者亦既矣何入臨後人之適遊為至惡學換易以巧夜耦無乃太僻乎笑曰排不及乎指而觸不甚是意焉。

逃之不暇。敢犯此鋒哉。非子不過假討便宜。閑門作派。繞火。爐邊。說。大話。耳。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

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劉云。死者化矣。不知化之將及已乎。未也。卷然若身化爲物以待之。苟非無情。何得不哭。言化未化之間。適可如此。

譚云人哭亦哭。世外達人。原只是一嬰兒情事。夫已有所循者此也。將欲不淚哭哭難免。人天之事。不得良友切磨。憒憒一生。是篇纏綿綺匹。三致意

鬳齋曰莊詩寫定逗祗歳猶之造適不及笑也樂軒曰反我能哭驚已定矣惡曰且獨大宗師是道笑是道笑

按云有旦宅無情死不許夜行從所從到相與言之無今正是吾也鬳語切所謂吾之者吾今不是那也適哉業曰生鐵鑄就猶是安排化子所後適還哭哭且問如何是化予敢哭一句曰

黥刖雖苦。息曰既不受方內之黥劓。又奪受方外之黥劓乎。未眼豪劓刖體膚使疏去。何以得逍遙不羈遂公耶。

枝[illegible]了然是可入之一散一問遺有何雖大際出色[illegible]然其佛家只言[illegible]心是為將謂明眼不然[illegible]大小許由[illegible]曰[illegible]意而子黥[illegible]矣。

史記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三[illegible]一

發學道者。其可類觀矣。味哉。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軹。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

曰蓋有者非無有也若疑生焉患曰莊生無端權要許由之塚括在丁生成之鑪而行中。許由若知必若默若哭行我所為被汝點劓一上。右樂以屢空食處孔子貝之見編曰顏入道以貧貢入道以富。患曰亡偶吞杏仁一偏摘杏花是固是化請從而後。矣聲曰予貢詳此斷未郎校勘反顏淵亦貧反

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䪡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忘雕。自得覺鑿斷也。故也無雕曰責。有雕曰費。鑿碎也。

杖云。逍遙也。以許由寄堯之外。以見堯之能外天下。大宗師也。以許由寄堯之外。道見堯之能忘仁義。須知意而子與許由互正相整。

評曰。許由一生敗缺。不與覆盆。特識得師之一字。故借以點出。乘成者合爲之時。乘時成而隨遊也。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

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音隳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或曰意而子問與坐忘一段當置在南伯子葵前後。

集云：顏子心齋坐忘，乃自適一消息。夫子曰果其賢乎，猶恐坐在無事甲裡，拈一同字，不落邊際，何處着個好字，所謂一化之所待，安得有常，即是無住生心，正與他枯木上生花，夏時殷輅周冕韶舞，此時即已密付。請從而後，猶云末後何也。其曰子

貴於屈附敘宜通能進老師之生氣節歎能涵莊子之聰聽可信於歌詠清敘氣脈果究歸于揚化與終遂詩所大之道也川拈出以獻笑一而果其賢乎是用吾仁是何說數日猶未也不許坐在此處蓮花峰拈花杖示衆云古人拈這裡為甚不肯臣自代云為他途路不得力擧旦如何頌云帆崇情然子顧人

自入千峰萬峰去杖人云也好與他一喝。前賢曰久雨不解滿醉淹廢眠時如今睛了處忘憶易過喫苦古今學道泝下乾便明得幾個知天性。或曰此段當載其門此是大姓旁邊大口到此不覺放情道出無所回護漸呼一聲爺謂自焉奈然呼苦苦非大宗師罪不然便說主執與值天鬼稍隱一膜

日惜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可見坐忘後式毅精進。在韓持國論克復曰道何克之有程純公曰公之言道也克己復禮所以為道也自非克己何以體道　朱公曰學者知求道難求道矣能得師難得師矣能自見難自見矣善用其心難善用其心矣忘見難忘見矣亦無忘見難。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

不見道止有一月別無第二月

前言子桑戶死此處結尾淵見莫是子桑絕後處遊此會隨示變化語意處治日我無命物何物無命我解為不捐十紀之法之法為之乃自然之記語依照判若狀若哭之聲歌則部莊子亦是著歌若哭之聲求于臣詩何為而作也只此一問案禁不能入莊子道何而止

而不可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處丹子曰各理撤盡止此一定一真曰命也夫求其窮盡而至命也天乎人乎非卖㗸語求其至此極者不得撤見假象破矣不生不滅之法身亦推倒矣若歌若哭寄其自得歌卷日莫之致而至孟子服矣求其根根乎奪不可得遂曰是殆有真根根乎奪之者歟非以天司命也理欲境盡則理名亦窮性習染窮則性名隨盡即理為性即性為命

且賦詩自為命耳方句曰退之哭詩三十首樂天飲酒九百首喜哀樂所能入乎來鬱勃厭東野食貧之苦謂之無福取康節安若泰山之詩謂之聞道則未世俗人裝腐道而言者皆被他護夫赤子到此更添一哭

長蘆歌曰老僧自有安閒法八苦交煎總不知知何是安閒法曰看取詩者九峰虔曰拿疾立

俱聽俱盡。三歸于一。而一者激然無不在。則命亦不立。君靜方公遊浙時。天台嗣食舉不貲此條。且問命亦不立是何等地位。蔡襲鼓琴曳縷高領與南熏解慍袞衣歌幽。有味趣。而一者激然無不在。豈懸指一影耶。哉文成曰道家說虛。從養生來。佛說無從出離生死來。聖人只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些子意。倚知非生。自彼佛亦何無乎生死晝夜本自安。順素位時措。學誨然不是行。起解。賦何用帖一命。守作非放樂耶

或問教稱存省乎昔工夫何在。袁不公曰觀人在。

七郎不無光瀾迸告未嘗見化其肯如何日下見做家一般一州。鬱邨戲能背灣日笑上堂戴可笑七十從心從所好術術了代知者笑就木幽彭且亦樂耆年騎虎把卷行今年騎虎頭尾斜股道中間斤不出爆户千峰將一滴點日向處見大宗總只有求敘濃戲可措惡人間耳謝讀經老作罪

乎。且。莊生所謂善吾生者善吾生也。悟明人有病。亦知痛苦。臨終亦或昏憒。皆不足論。臨病時愁人看我破綻。遂裝扮一個不苦的人。此便是行險僥倖入三途的種子。噫。爲巳知幾之學不講。遂以生死爲門面者多矣。不知那昏憒的。徹。是自。在。

弋說曰。是非得喪榮枯延促等。相皆從生死來。命。微。則。微。此牧羊懶後之旨也。苟安自謂安命。躍冶又欲衡命。將聽之乎。善吾生者善吾死。善字。難。摹。釋云。亦無身心受彼生死。夫釋以生死付之彼而莊以生死屬之吾。劉聰閻爲須遮國王。韓擒虎閻

[illegible]其炳其數。前號法燬三十年後知天下共彈此曲悲日。帶甚哀急。聊以絕痛抵生死關而遂棄身科遂底蹊治因二以潰不該丹青而杜撤副錢不禁捧腹高皆看戲而笑今際身耳矣不得大、日之當務雜火爲萬古之當務猶火而莫救之不信心幾之受命如線而縱御見在之因果以爲秋來陽明以如扶醉人東扶

爲鬭雞皆不攞況其卓乎真乎。賈誼曰。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廣成黃帝。便當卓乎真乎。次如伍員潮頭關羽鹽池。始終以忠義著。未有亂賊千秋血食者也。不悅生。不惡死。生死倪于命。後我則立于命先。生死範于命中。我則超于命表。所謂自本自根者。道爲命之權輿也。儒以命爲歸復之地。而此從命處進步。隨轉一語云。有忠夫無生無死。則然獨性而不爲命所限。惻汨沉則奚患哉。

歸震川曰。安命然後能示貧賤。貧賤然後能任死生。今人旣受享而求道眞惧矣。

西國西於東鄉安得不請三點人來今識那中和雖[illegible]問斷覺往有非不談患耶[illegible]理本乳依旋於葉[illegible]有各安参數資中組[illegible]實當天則別路學歌聯當参樂以消舍世得乎金人許門學地權術頭有乎安行能易曰窮則變變通久要曰人窮術以亦見可有以異失政曰變極乃文章極乃玄木窮山盡行與自

瀏洲曰透得貧富關過方了生死予曰求若貧而樂雅予終之以此正是學者頂門一針譚漢生曰夫子道學多在貧富關切處脊梁見肥智者不免嗟來甘餓自非大遊者論到剝膚貴賤猶後是以五福有富而無貴六極有貧而無賤貧為君子之常賤特衆人之見命吾體曰知命知天知禮知地知言知人記者以學為章之始以一知貫天地人為之終潛神曰命者無生無死之一也神不可知而盡心者知之即能為萬物造命矣四聖闡易尼山集成

其功與天未消。此呼有以異乎。今日本自如此。變變不變。與觀尊惡各不自知。此呼有以異矣。篆峰曰。三段不同。收歸上孔。序正流通。好生若耶。

其爲萬世造命。信得及乎。匹夫僅其誠明。一言一事。無非造命。信得及乎。史遷傳屈原曰。人窮則反本。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此岡稱子之呼。命抑亦子長之呼命乎。寓林曰。子長讀離騷之寓言。可與讀騷矣。雖是易之變。騷是詩之變。通乎騷。可以怨。通乎雅。可以羣。鄧定宇取作夷屈原傳事論穠纖。究不出柔戶一辭。是若歌若哭。亦所以養其性命也。然則詩書禮樂山川則交聖人。以之養萬世之性命。如此大恩。反信不及。何哉。

止有一竅不分南北中央人人具足試照照看照見此甚麼耕牛是馬即是蠶首象龍食豕盤貌正是莽瀚之鳥無端奔部隊衝之飲爲開而因不知特懸混沌之竅三時一場遊戲毋乃索竅曰渾反蒙奇妖道須打破鏡光與波鼓腹

旨以四不知終以七日鑿竅悟

應帝王第七

三一日中庸未濟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張南軒曰帝王者聖賢之餘事孟子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非予只以一應字攝之肫肫浩浩淵淵時出鏡波天光不容擬議杖日非要欲帝王以神化移換人之肝肺而歸于無爲乎世風日下参君道全在師道中惟此退藏于密乃能吉凶同患南北中央之宗本自不死又何憂焉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

四不知之齧之大。齧缺老漢聲接偈耳。讚而歎曰。儼忽兩較缺處。本見齧破渾沌王。也是見落井被衣有其否而接其與天根必遊于陽而陽居必建其耳。我本下藝適遭無名求乎能職。不出帝宗然後告根同祭東。祭活用見則那間開渾沌鑿頭摩餅禪是從短貓之而已矣四問而四不知也。惟有香從中

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音教)于于。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藏仁。懷仁心以結人也。徐徐安穩貌。于于無知貌。皆寬緩之狀也。

辟云。不曰天而曰非人。恐無聲無臭。又落在窠臼中也。猶中庸曰為物不二。回互一字耳。未始出于非人。猶云任天。不過如此。未始入于非人。又掃卻任天者。正神于盡人以天者也。

杖云。蒲衣子不知王倪之四不知。卻與齧缺鑿混

出齧缺兩字而藏孔見則賢混沌胡刲而飾定審密發不乾人應時當外之衣食熟義過日年大定直告報寄衣獎飯者曰盡此一般行于焉行是天下當家兒苦教達人压絕因前使多有桌緊說不教汝在。王駁肖生四臣不非動不安髭遜則必該個害之得言夕外何諸豈鳥書且為鼠悉矣於老子

沌之竅又誰知蒲衣之子敗齧缺能蓋覆哉。又曰。帝王之治。以嚙缺聽賦為事。則不知有天下而治天下也。又何知牛馬之自放哉。渾沌之民。且不知辨牛馬。何知有人與非人者。不知蒲衣子聞此亦雀躍而喜乎。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

[illegible]黃[illegible]貴衆衛靈聰靜聽聲。千江月圓月缺總是日光至午夜打三更旋始無始久矣爾吾若日權能其事何內何外勝解義而治天下是欺道也接輿只貯自失而竟。建造·嘆未始出乎非人而未一嘆又未始入于非人求不是數類無策何消殺神鬼神當有人云當缺不惜一粒米樣數不盡十方風將以

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高皇曰聖人尤執之性無所名特以聯大和永長之聯配而言之故以道稱衡以權合之並布天下雖至巧者無所施其好至愚者聽此而不藏故以衡稱此聖人所以易簡而稱能其事也

仗云以已出經式義度人未嘗不欲確乎能其事者而機欲以法令教人則未免如使蚉負山也此中全在﹅﹅﹅為指點耳出經度人者又何嘗不是教易避矯令鼠避鑿乎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音了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

禽犴狩獵辟獄正曰爲天下者我不知此身之爲我程王公曰難人食飽公無綏乎馬理門有奇持筆硯夜坐室中有范丞公曰殺亦有奇持義理請別丞公曰毋食必飽且問二卷孰後與何如悉曰確果孩孩矣何故又歎悲隱曰髮嘻于頭日以稀之四遊于指手以遊之本自不厭本自無私笑書曰原來剃者

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汝又何爲（一作臬。音藝。說文曰臬也。崔本作寱。簡文爲字作寱。寱。寐言也。此而寱。）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莽眇虛狀。壙埌猶曠蕩。）

皮毳美。曰有懸雀鹿者。擇帶結習以逐之。夫帶習既可以駭物。即可以取物。孰其具以逐雀鹿。安知不舉其具以取之。故會去者不必懸其名。會逐者不示人以其具也。更者必與物。驚除其貌。亦自破。

只爲脈憫杖曰何處是孩兒纔要近心心便不丞纔要合氣累便不爽纔要順撓心已私那蓮種須天根自悟始得

∴佘曰常托日月腳開己手來是至足卻在安藍雙峰曰三十平盤霞既已吉寵卻來猶窩雲居山從天降下實窩從地湧出富貴你道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底還作此計較麼大宗師寨帝

其心。嗚呼。鬢之亂。吾髮也。帶之亂。吾腰也。綠之亂。吾衣也。亦是矣。今旦在天下。安得復咳其心哉。

錢緒山曰。中而離乎四海。則天地萬物失其體矣。或假借聖人之似。而逐外者遺內。或專索聖人之微。而養內者遺外。

羅念菴曰。無樂乎專內也。求豫于外。則以此先之。故斂攝可以言靜。而不可謂爲寂然之體。喜怒哀樂可以言時。而不可謂無未發之中。何也。心無時亦無體。執見而後有所。非也。尼山告顏冉諸子。皆指其時與事示之。未嘗處處說寂。未嘗避諱涉于

王物見實黃[illegible]
直患曰淡而不
厭者羅
南東軒[illegible]
理[illegible]
非[illegible]得理[illegible]
[illegible]實非內[illegible]問
朱直如何是實
[illegible]非[illegible]曰問
一者[illegible]無妨
曰如何是象實
非內曰親對學
也不是[illegible]手[illegible]
又問長[illegible]
曰說之[illegible]
語[illegible]乃開自[illegible]
之[illegible]文[illegible]趙州
州作[illegible]又
德[illegible]州以手
作[illegible]曰[illegible]

事非物物與在外也。

對問曰。人知曹參以黃老治齊。為順物自然矣。知武侯以申韓治蜀。為順物自然耶。人知濂溪判分寧。為順物自然矣。知致亭守章行經界。為順物自然耶。

曰。自白日以來致富。川本守之。賈誼過秦論。歎仁義不施者也。以武一切。用文持之。陸賈說漢高。所謂不可馬上治之者也。王安石初慕孟子。又慕商鞅。欲使小人變法。使君子守之。卒以致亂。則不知順物自然而自私其智耳。

來飢臭集曰此三人不器爲昔弟子今猶衣被與葉木依樣當所說是爲王倪弟下功勳不能老聃雙敵猶不若杳咸顛喟呼敎此乎秋到攀地正好一頓棒頭及問過在何處耳厭

馮唐曰文帝好老而臣尚少景帝好武而臣好文陛下好少而臣已老矣武帝便欲了幾波賤開此貌難一概口臣雖不能以

杖曰聞治天下何爲鄙人不太反常耶反者道之動此正莊子之不經而剔出六經之大本乎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郭曰百工短長智術云祠徒本更悲評才智變長

本義曰天德不可爲首嚮疾彊梁而可以學道乎

言蜀陛下欲臣心以爲非蜀陛下改之所有武帝又有了謗也東方朔所遊又別一封曰消名不成者殺臣是消不審也消若靈殿臣亦不成武帝忽然大悟便將筆大一筆了個以警萬世之意王道凡三劉聰帝王是要蛙壺中化身形立者否陳拜到京一對塊然形立紛封今將以三不不起爲齊衡山費

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物徹顯明，屬垣之耳，察淵之目，而可稱學道不倦乎。聰明人主壽氣，足以土崩瓦解者，可以省矣。

能谿曰以至道治身，以土苴治天下乎，是猶泥于內外精粗之二見也

石公曰舜放四凶，舉八愷，因人情好惡而好惡之。即是無爲。

杖云以何功則能蓋天下，以何化則能貸萬物而物自喜，此不測處，如何立而遊乎，老聃又討一個極難題目與陽子，更是勞形怵心作不來也，不如

將得計耶。笑煞只這撥古靈迷兩亦得箇放。

蓋一日復雖本雖其扶陽于老莊子贊是其文耳。余迺獨稱大雌雄無實于此亦將心醉耶。方與合爲乘交皆無成卵蛇于天地之中有所謂從乾坤之能孕誰別而相之耶試其實乎。當過季咸亦是發前後從遊戲一上。首示其致天致來神通三

各撒手罷休去。兒使列子與季咸再三撈摝不得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

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當作蟠同 流所鍾）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

林耳篇中有案與轉若遺、故示神龍藏于九淵或躍或飛妙在勿刑而無首無尾可見北明三部用九皆未始出吾宗生發于三度之一于大以發錯之一筆機尾為阨能波人莫不知造物何以成此物邑開取混沌、全實曰衛人參頭骨骨寫出大且三髮芝龍都意兩儲求後之心靈于試定此子不是背與轉

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矣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illegible]

[illegible]受誨未化也甄龜龍直[illegible]處也爭從人從我者[illegible]列子作學于壺丘子林全然作矣然爭事作爭擧三淵依盧氏說纂所爬之淸爲九

郭云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

人作[illegible]日[illegible]
[illegible]子[illegible]
凡學反[illegible]
行[illegible]已[illegible]
擬列子[illegible]
相委蛇
符堅大擧[illegible]
桓沖以三千人
詰[illegible]謝安遣
[illegible]
已[illegible]王[illegible]
除[illegible]
訴人[illegible]此
行[illegible]事功業
[illegible]之不動[illegible]
道[illegible]以[illegible]
又入[illegible]太沖[illegible]
蛇飛
山[illegible]曰諸公

才行在物上權當以度量勝耳此曰淵之爲其數變也郭象見表閒暇而不搖動見萬感數曰搖之不滯而之不滯此林宗人叔度之量哉式類嵇許張于語曰淡泊不競波瀾不測生必命根不斷佛法知見不忘定能四陸者世入泥入水爲人欺壓日浮雲泥大潤然有惡飲已酌調畢費其齋而去之使自力以

也淵默水常無心順物雖流之與止鯢桓之與龍躍故常淵者唯衆三異以明之波流九變而居極者自得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則謂之將死見其神動而天隨則謂之有生誠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與化升降而以世爲量然後足爲物主而順時無極故非相者所測耳

程子曰百官萬務兵革之衆讌食飲水樂在其中動變俱在人於我都無一事此感中常寂且靜之學也

晁文元曰我願以無所住之心退藏于密令人不

出而酒者書迹矣虛同利奪其覺矣奪其我見未乃舒其所倚之法今倚於于委蛇者何以奇之耶杖曰莊子以機示觀者生于摩臨將必莊假委蛇揚袍之疑如馬駒之點殺石頭之清殺矣若生今日又當何如悉曰有見東坡學沒而女之認耶莫變旨繫僧繡老日知鄉于蘇莊曰紙蛙無蘇矣則焉患幾行

可窺測

李士表曰靜與陰同德動與陽同波沖則陰陽之中莫勝天地之平也萬法一致本無高下彼見不一謂不齊耳機以動微可見而言未始出吾宗則示無所示彼之起心役見有盡而此無盡所以自失而走也見吾三機猶立我也虛而委蛇我亦忘矣古帝王盪盪無名以此

淵淵曰林虙齋謂至衡于一半之地而止則是半動半靜也余謂太沖莫勝是動靜互融豈得以半言之託無相于有相之間季咸有心而感故每入

雖而兼術相也聖學問覺仁以雖北較易方陰義以條其條術以制傳乳變以化人天節道制乳義則師于為世以雄受制日理因物化變刃汾浙為埋徑而慮制日水大下知則旅虎物其宿山余日成於人。

皆因見壺子無心而應故得丧皆曰示。見易曰得陽節之多者莫如范蠡霸越于方稚泰而一北鴟夷鉏黄石則天下割之知雌得陰節之多者莫如衛山學道陽散織黙而一爭固本裂白驗則天下捐其雄分參能為雄者乃能為雌者也杖云列子但能既季咸之文而未既季咸之實季咸亦但能既壺子之文而未既壺子之實參學宗趣大都如此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愚曰天文地壤一五轉而太中持平乃以委蛇化之正謂中不定中乎真執乎而時乘也一壺玄涵

學大□易曰百用□日慮而不蒙得最十六觀照用同殷誰能分背面取非亦大蔽念動靜如何應乘中静得實人想貫觀三應空人恐斷處應有來鼓風流究空又妨人求倫何以故恐驚盲卓影道失遠冬頭體測日太虛陽光久視反照祈寺仁論中人乃常風掃門驚旋群象對影兩空對此爲無道統光之為用互映

圜轉中衡總逃不出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尸也府藏也

敬菴曰道之外必無事事之外必無道譬諸鏡然照即其物物即其照萬機並應照者故虛希微消始所照故實不可二也堯謂之中孔謂之仁陽明子揭之曰良知體用內外理事道器精粗微顯皆舉之矣

幽附變化莫有
存乎須薊川心
物剛照明質劃
形何從最破
容曰鏡凹照人
瘦鏡凸照人肥
不如打破鏡還
我舊面失杖曰
鏡凹人不瘦鏡
凸人不肥更打
甚麼鏡還誰鏡
面皮笑曰率不
自見耳醜
適菴曰古鏡火
有照于証試蛤
攖寧休問問無
心用心特尸喏
無水擾喚誰扣
聖業進曰兮特
亦攻古對鐵鏡

虛舟曰體盡無窮者神用心者鏡者明莊子曰明
貴神其定神明果二物乎渾沌與倏忽果二物乎
坡曰誠明合而爲道貴常不能分其孰爲誠孰爲
明譬一六合而爲水神禹不能分其孰爲一孰爲
六也戒生定定生慧慧獨不生定乎醉而狂醒而
止慧之生定通之不流也審矣有目自行則塞其
疾走常得大道無目隨人則車輪曳踵常仆坑穽
慧之生定速于定生慧矣直指本體則非思慮所
及而豈有定慧可言哉急口耳人生受享心鏡之
用祇是舍用其慧而無見得則本自大定者也予

華拈灯錄

黃鶴中看不得且勞瑞州霞山石照用舊古雲作墨巳而曰盧同月蝕詩昌黎鄙也彤

符之甚善矯之者矣在此予乎無詫中其像忽渾沌之用鑿成竅而鑿得破否不妨奉以磨鏡

譚云究竟以前創于書上反自以為報德美意可感可恨為渾王者不可不知此意

支公曰正當得

華蓋季況曰仲尼天也其可絕物而自營乎咏身不宇宙兩指必迷所轄矣或曰天勞仲尼乎診言曰天亦自勞也可悟盡其所受乎天

南海之帝為儵音叔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渾沌一作混沌混沌眼伸

智按此合即渾淪也渾淪即混沌之聲也太乘在于日用數在日中也猶僻皆渾沌之義道藏日儵表南心之炎火離下忽表北腎之命門精君渾沌表中央土也渾沌一也儵忽二也

簡文曰儵忽取神速譬有為也渾沌和合譬無

兩入三纏混非
于弄出三箇來
你道䋲破多少
人登于州曰非
三不顯是我
繁中滿開日早
如此矣于悲曰
非是先繁三部
易談道曰如此
試義曰非是我
繁天地之始不
自知也
黃元公曰羲皇
一畫繫混沌之
戰於帝于北或
者于南倏忽之
間耳以曰常出
于繁日熱物
出于繁人雖
認取庵一聯二

爲也。

管見曰南北二帝遇于中央言道散爲物離無入有分會而一之非不會也有一則有散所以啟儵忽之鑿不若彼此無心相忘而變化也。

楊蘆夫曰老子言渾沌乎物未鑿之先鑿則亡矣。

崆峒子名渾沌于既形之後日不死可乎夜夢擊壤老人談詩曰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天地自我出其餘何足言

錢琦曰日昃日月無事照也不啓户牖為能取照而鑿無事潤也不治畎畝爲能取潤理事無非心也不

系地成閣氣一氣自分爲二氣而氣之中有帶焉是三卷一貫哉曰心用此前事相集心本性猶皇帝也理以知數倘哉府也此府策制新之法乎知深總轉不虛勇爲東南北中大陸其黃木之山出千藥總比此折每否府能分延只東兩變所疑稱作十卷圖濟變化日晉素被彼等不階飯吾乃引點穀仁聖云謀啟滅

教母剛義能事也。聖人鑿天地之竅而天地弗能
爲其範天地也。塞其竅。逆其機。然乎。然將以鑿天
地。故弗與也。張方平曰。道非明民。將以愚之耳。已
鑿矣。果大丈夫。肯被詐愚。果大丈夫。甘心襲此條
祉愚人耶。

姚康伯曰。金生水而水還養金。故其位爲子。子者
孳也。木生火而火還燒木。故其位爲午。午者忤也。
北坎南離。習用其道。逆爲笑雙。其于此篇終書
圖以仰之。

表小修司混沌之鑿。與孟子逆鑿之旨翻合。

師其來歷處清云或有人問体又非虛生學便曉經云誰知吾正於此者且近然驗之深刻耶說作處世道也日亦世之意其[illegible]還須見兩者別[illegible]點清說些強張化繳義[illegible]情自折胆小制出說本中是人病源何故當題稽他有人於此甚紙爲尚門數覽撤謂念見牟丟急須着于封關安

凌徐虛曰應世不礙出世之心最帝王衹經濟耳

出世而不應帝王之用中。是隱怪無憚也

虛舟曰能出世。乃能入世。能入世。乃眞出世。此無非有事之變化也。卓吾曰用世超世不可騎兩頭路。此論其事與時位耳。折中曰執兩用中。藏天下于天下。此聖人之鏡也。然非兩末。背靜一。遺上下錙銖。庸安能明百家之長短。惟然不礙。而隨時隨位。事所當事乎。有關此先。俱不得已。

杖曰。天命之性。即未始出吾宗也。率性之道。即神動而天隨也。修率而莫顯莫見。即淵默龍見。機發

于踵也。慎獨致中和，正虛而委蛇，無不藏無不惠也。于懷明德天載無聲臭，非渾沌而何。于此透過聯昧之空，始可寘天命之性而率之。不則倏忽一念，逐巳逐物，爲聲色所轉，斯失其天命之德性矣。又云渾沌非知見所能到，孰能以知見鑿而死之。雖鑿以報德，又安得有死地。爲倏忽所鑿而死者，則非渾沌也。莊生特憫世人之逐巳逐物，爲聲色所轉，流浪生死，而失其天命之宗耳。悲夫。縱鑿者與執定不鑿者，生機不活處，皆死地也。讀了，後人心全在倏忽處指點。

噫人間食息，因有斛千斫斲，自維其穀鑿者，而豈知渾沌之死鑿耶。而有緣心意識參，自緣其鞭鑿者而貧，卽睡眠之更鑿耳。又况枯槁較纖，及以錢洞柴於何異驗贓油鑿，紙上外表，卻忘正言。楞在迷雲，惟有衡心石敢，咸十字中酷且濃墨畫皮者。及盡今精笑已，磨鏡可也。鄙亦未了了。厭亦無所遂。

龍曰一身之丸
靈樞却此篇号
太社樞兩間
舊古接作一圖
予乃太極塗耶
常試問心不用
新得小心一香
讓參者火與相
火二者耦發機
腎與分別說一
靈樞專言待遊
非從德無與待
大否任性皈恬
使之求誠究元
察服混沌復春
又於無沉已日
殷悉浩討構思
自夫開進著劉
物類分定操真
形氣難免諸瘡

正曰南帝濂王北帝精君中央黃庭元侯謂務
眞黃嬰和嬰姹撫名字耳只精氣神言之精神皆
氣也精足則神氣足而精氣又總于神三本所變
而中五藏六此臟腑經絡之稱于易度者也十二
經有形而心無形以心不用而用小心也然中爲
心主之宮北極司焦火之命五臟五志互制互叅
腎家以心爲君火命門爲相火道家以命門爲君
火心是爲相火一身宰衛會營過否何以會待耶
滑老夫曰小心命門矣根于腎北坎也以表樞機
君火屬心南離也以表發脚之識精無人以水體

識神食上便昇精魂空覺黑山下老家待玉訣報赫玉髮得火云智者凡修學見佛佛本是事開了大下直下說來難者更盡一升復而去陽關無故人思者已切忌除卻林拄杖子來報伊

教家曰寂滅教如來藏茨是說易弄惟心也陰陽是氣則太極落無極爾具極則太極者和此與西天有異

內景也。神無我。以火無體。而因物為體。外景者也。腎水好下流。故引種智。使其專精而上。心火好炎上。故抑分別之智。使其旋下而學事。水火交濟則榮互克。陰陽和平。顯仁藏用。此所以專靜神之聖也。故曰心之精必親己而疎物。心之神必用外。以為內。因其親己。故引其尊直精入以會通之。因其用外。故引其遊六合之大以含養之。學者倫心頓歇。絛然寂歷。同時又飼有內外中間之膠外。又何有不拄外。不拄內。不拄中間之線者乎。擬始無始。悟入還須悟此。南北坎離之用中。原不可須臾離。

無見之外逃何
以對之不悟心
所以心則執定
太極天命爲宗
非心外有法耶
卽知爲法歸一
固計一爲虛無
則是無用外道
矣尊宗自然則
是實請自然外
道矣纔轉回線
則是凡夫輪迴
矣世諦通邊判
作無記皆苦得
者不敢說來正
色止矜盈更求
道者要反復從
天未免違其教
一教不啟同歸諸
一會通乎宗專

文中子曰天統元氣地統元形人統元識此實論也以費隱言之大氣舉地于天之中以瀰藏清而人受中以生非一大徵耶天動也體圓轉不息而扶序不紊地靜也而氣舉四游時時發生萬物不落動靜之理卽在一靜一動中寧別有耶體曰人者天地之心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必物物而呼之其贊卒荒矣然而神明統御豈言所能及哉廣談密經言識自識分自淨識爲九識約爲八識而五根歸于三細則分別識思量識含藏識也始割截而參出之耳寔一心也總是阿賴識總是

□下此分求用科叢偏、又又横發兩可、作長琛中老人公因代錯以質測遏竊統類發凡、確則確矣、騰馬奔刀、問何如飛將軍、痛快殺也、昔有于門窗上、各書心字者、一老宿笑之、門上改門字、窗上改窗字、後一老宿更笑乃為抹去門窗上字、假令伏羲寫六十四個心字、又謝了寫一個大心字、亦道笑殺分觀、否笑曰一擲還一般

如來藏、地水火風轉于空、而用于見識、皆氣質也、皆緊知也。聖人貫混闢虛實形神而明此中、理殉道、即化其氣質而泯于中節之用矣、盲修欲滅之、偏狂則委之、皆非中也、玄談超人而又超天、超邊而又超中、李蔚贊曰、層累架勝、道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為勝、果然乎哉、嗟嗟、天然只生來死去為參、外道有無四見、矯亂不可究詰、故佛明心宗、以正之、又悲世溺情欲而洞智流轉也、故提惟心、于識之上、此是攝微折攝化粗為妙之機、張士特所謂挾術邪斜也、世士不達佛之因時說法而一心

殺佛殺祖也。是一坑埋卻。末後一箇[illegible]透得脫。下手一一留系宗旨試驗。古德云。未得斷人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須得箇出處。尸關水無出人者。是何物耶。須知道不得。直饒道得。也是同坑無異土。提斷則參時不待人。無名人只甚沒斷人亂。

爲宗性不壞相。事理不二。自己于身心天地參兩貞一之故。一生孳孳。賢者循牆。未能窺盡。何惟其爲清流大悲難而外之。不即被天下老和上舌頭瞞淹殺叢甕無吐氣處。甚且撲排奪攘互相欺賊。使陽皆非而雖亦受冤矣。用心若鏡。埋沒多少。陳州乘曰。雖于隱吐。閒氣耳。應帝王云云。猶禪立君臣綱宗也。往來砥柄。見大人。隱不自隱。貧兆正位。曾知大林寺之嚙鐘。天皇寺之畫像乎。杖人果孔提撕。衛道苦心。其誰知之。